

## 听雨

□ 肥西 张建春

居高听雨，雨更近。

雨是从夜里下起的，时紧时慢，一直连绵，似乎天下通了，止不住。雨的诉说带着痛并快乐的意味，我在明白和不明白之间，如是读一首朦胧诗，淡淡的愁怨一浪浪漾来。想起儿时，我总是顶着雨声向野外冲。夏天的雨猛烈，鱼虾们欢喜，小沟流水，大河水急，鱼虾们就冒着这水溯流，扑刺着闹出诱人的声响。我提篮带篓，寻一些小沟、田缺，用竹篮堵了下游，双脚挽水，再提起篮子，篮筐不空，鲫鱼、鲢鱼、泥鳅、黄鳝，总会有几条活蹦乱跳。一头脸的雨水，换来的是不小的收获。

冒雨向野外，不仅仅是为鱼虾，我更多的是玩，田野好玩，雨封住一时，心就难免痒得慌。我听见了田野中的雨声，色彩斑斓，层次丰富。色彩是禾苗和野花的颜色，雨声扫过，这些颜色就跳跃起来，充满了张力和弹性。比如飞蓬花，张大好奇的眼睛，让雨一粒粒地含进去，又一粒粒地吐出来，仅收留细仄的雨声。还有覆盆子也是，将声音收留了，酿造出浆果酸酸的甜。比如，稻禾上附着了一层雨声，那叫烟云，不入田野是万万听不着的。比如，豆叶上停驻了雨声，一句句低吟，一句句深情，而豆叶的背面，泊着青蚂蚱，磨拳擦掌，正想和雨声比个上下高低呢。乡间的雨停了，不要以为雨声就断了，它还要延续，停留在枝头的雨粒要滴落，小河的水要哗哗地流……它们是另一种形式的雨声，很是动听。使牛歌、鞭梢的唢哨，会在此时响起，雨过天晴，雨声将随着犁铧、牛蹄深深地埋进泥土，再通过五谷、杂粮、棉花等广泛地传播下去……层叠如书，可一页页去翻阅。

这是愁怨吗？哦，乡愁。推开十四楼窗户，雨近，雨声亦近，雨敲击空气，发出“嘶嘶”的声调。目光无阻挡，我的不远处，一条河的上空密仄着轻烟，半是透明半是混沌。河边有渔人捕鱼，他们专作为一种叫“白丝”的鱼而来，钗或网在雨声里落下，银光一闪，一条条尺来长的鱼上岸了。白丝溯流，被雨声唤了来，交尾、产卵、嬉戏，终而落在了渔人的网、钗里。我心有戚戚，但还是作了诗意的联想，“白丝”啜饮雨声，为一份浪漫、追寻而亡，值了。雨声好听，这是大自然的造化。

大自然养人、养心、养情，苏轼谪居黄州，沙湖道中遇雨，听雨声瑟瑟，他写下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东坡居士道的是春雨，但雨敲击的声音是相同的，带着不尽的况味。苏轼由雨而词，竹杖、芒鞋、蓑衣，都是词的导具，雨和雨声才是词的主角，而官场的失意、政治的落魄，早抛之九霄云外了。

苏轼爱听雨在他的诗词赋中可掂拾，“江上一犁春雨”“白雨跳珠乱入船”“山色空濛雨亦奇”“晚雨留人入梦乡”……如此大观，而又比比皆是。苏轼在雨中捉捕灵感，由雨比兴，写雨而非雨，道出的是他穿过风雨，迎来斜阳，无所谓风雨的情怀。

苏轼就雨声耕读东坡，如若这也是种愁怨和情绪，还是美美的。

古旧的雨声，过往的雨声，今天的雨声，交往织泽，还原的是一抹湿气。我在十四楼听雨，心走得远，如是面前的河，湍湍的水一往无前地东流，归江入海。我听雨时，父亲也在十四楼听雨，他心脏出了些状况，要做个小手术，八十六岁的老人了，我从他的言行中看出了些许的不安，我当然也是心中惴惴。我把苏轼的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就着雨声反复吟哦，心突然平和了不少。老父亲平生经惯风雨，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又有何可怕？雨过天晴，斜阳依然将是和煦的。

居高听雨，雨近，雨声贴着耳际，一缕缕地披挂不绝。这算不得愁怨。

## 父亲的田地

□ 合肥 王富强

每当回忆过去，少不了会想起父亲和他的田地，那里蕴藏着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……儿时家中有二亩水田、三块旱地，总面积不大，所种植的水稻和麦子，维持全年口粮还捉襟见肘，到了春三月总要“闹饥荒”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父亲胥衣肝食，把野外无人问津的荒地开垦出来。先锄去地面的杂草，用锹翻挖一遍，自制的铁齿钗刨出草根，晾晒一段时间后，再重复两遍。彻底除去所有草根，这样的地稍作加工平整，就能种植农作物了。春夏之际撒一小撮芝麻，秋季多少也有几升的收获；秋收时节重整地面种油菜，来年春天还能换回几斤油。为了防止猪牛等牲畜进入，在地的四周挖一道壕沟作障碍。这给日常浇水施肥带来麻烦，父亲将三根木棍绑在一起当作简易跳板，为了过沟时保持身体平衡，从家带来一根长竹竿作支撑，肩挑重担、手拄竹竿，小心翼翼地走过独木桥。在故乡，像父亲这样惜土如金的人数不胜数。在相对宽的田埂边用锹扎个口子，丢下几粒蚕豆；在圳旁边寸尺宽的隙埂上，栽上几棵瓜秧；在表垅的两边穴播，套种棉花苗……在父亲的眼里没有一块土地是多余的，每一寸土地都要充分利用。

为了改善田地的土壤结构，适时补充养料是必做的一件事，父亲按照传统的方法和步骤制作农家肥。挖个粪窖，利用早晚时间，到野外捡猪牛粪，同时将圈舍内的粪收集起来发酵，但粪肥是有限的，难以满足田地的需求。春耕生产前夕，乡亲们结伴而行，到离家较远的开阔地带，将遍地丛生的野草割回来，撒在田里沤肥，绿肥的时效持久，腐殖质在泥土里一天天慢慢地腐烂，水田的表面经常会冒出一个一个小气泡。每年冬季枯水季节，父亲找个有淤泥腐草的池塘，将沉淀的稀泥杂质捞上来，土疙瘩晒干后敲碎，用稻草裹上木屑、树叶、秸秆等可燃

物，垒上淤泥土，两头留个通风口烧土粪，这种泥肥具有保暖耐寒的作用，适用于冬季作物的生长。那时有化肥的人家寥寥无几，偶尔分到一点尿素或碳酸氢铵，权当着辅助肥料而矣。

父亲的田地最辛酸。每当天色蒙蒙亮，父亲就开始了一天的劳动，我常常被拿锄头和铁锹的声音吵醒，有时少不了还要责备父亲几句。小时候我一直不理解，为什么父亲每天总是起得很早。长大后才明白，叫醒父亲的不是闹钟，而是生产生活的责任。沃野千里，稻熟麦盈，父亲竭力而为，田地倾囊回报，但土地的产出是有限的，我们的日子过得总是贫困交加，肚子每天总是饥肠辘辘。父亲只是一位普通的农民，他的能量是有限的。

讲述父亲的田地就像弹奏的琴弦上迸发出一个个如泣如诉的音符，让人潸然泪下。我年少的心与田地休戚相关，最喜悦的事是到丰收的打谷场上分稻谷，最担忧的是家中无米下锅时。虽然那时涉世不深，但我的心里始终有一个美好的愿望：一天能吃三顿饭。这个愿望历经多年以后才得以兑现，而父亲背负着这个愿望，像只踽踽独行的蜗牛，直至终老故土。

在父亲的田地里摸爬滚打了20年，我最钦佩的是父亲的敬业态度。常年累月一门心思地种田地，心无旁骛，毕生不悔。天气晴好时，汗湿衣衫；阴雨连绵时，蓑衣笠帽。劳动的艰辛，在父亲的眼里能美美地睡上一觉就结束了；生活的困难，在父亲赤脚小跑的步伐里都一一解决掉。虽然离开家乡已很多年，但那片熟悉的田野我不曾忘记，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像涓涓细流在我的内心缓缓流淌。

我每年都要回乡看看父亲曾经耕耘的存量很少的田地，那不仅仅是块田或地，更是写着沧桑心碎的凝聚，是我用一生时光慢慢品读的故土家园。

## 张恨水写屈原

□ 合肥 王张应

在张恨水的心目中，屈原的形象一定是特别高大的。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六日，张恨水于重庆《新民报》发表过一篇题为《大哉屈原》的文章。张恨水回忆，儿时刚学两句辞章，好高骛远的他就读起屈原的《离骚》来。结果，只见满纸是草木鸟兽，神仙云雾，落个莫名其妙，不知所云。后来，年岁大了，他再买回两个注疏的《楚辞》看看，也只是似懂非懂，还是不得要领。直等自己人到中年，四处碰壁，体会到世事艰难，回头读《离骚》，他才恍然大悟。若是有人问他悟出了什么？张恨水就会告诉人家，他悟出的是“不得已”三个字。

谁的“不得已”？当然是屈原“不得已”。在张恨水看来，以屈原的忠贞品质和超人才智，在当年七国争雄渴求人才的时候，屈原哪里不能去？他到哪里都会受人欢迎，都会得到重用。进一步说，屈原可以学孔丘孟轲，不难以仁义之说游齐梁。退一步说，屈原也可以学苏秦张仪，轻松做诸侯上客。他偏偏死守楚国，尽忠于那一对亲小人远君子的怀王父子，这未免太想不开了。可是，屈原的伟大就在于他的想不开。果真想开了，他就不再伟大，亦不过一枚凡夫俗子。屈原是楚人，他就一定忠于楚国。虽然愤而投江，自暴自弃了，他却不去效力邻邦，做有害于故国的事情。

在那篇文章末尾，张恨水借用曹雪芹的几句话，赠屈原，赠《离骚》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”儿时的张恨水读不懂《离骚》，“云里雾里”的《离骚》，自然是“满纸荒唐言”。后来的张恨水，读懂了《离骚》，他便读出“一把辛酸泪”来。不怪屈原死心眼了，因为张恨水解得《离骚》个中滋味。

张恨水于那年的端午节作了几首诗，却没有在端午节当天发表，节后几天才发表。张恨水的诗没发表于其他诗刊，而是发表于报纸的白话谈话栏目，这样读者更广泛。

其一曰：“蒲剑悬门艾叶香，贞臣故事话潇湘。谁将角黍投江祭，只有朱门投送忙”。

其二曰：“湘水无情吊岂知？龙舟竞赛始何时？江头观渡人千万，未必人人解楚辞”。

其三曰：“女嬃当日冒申申，宋玉风流只效颦。若道风流重出处，贾生而后更何人？”

其四曰：“立言辞赋未能高，事莽扬雄自‘解嘲’。若是九皋灵不味，也应羞读‘反离骚’”。

第五首呢，只写到一半：“楚弓楚得不须夸，两女倾城是楚娃。”后面两句是什么，只有张恨水本人知道了。

“楚弓楚得”是有典故的，张恨水在另外一篇文章《楚王与楚人》里写到。战国时楚恭王一次出游，失落了他心爱的乌噪弓，王的左右很自责，纷纷提出要去寻找。楚恭王却不当回事，对身边的大臣说，楚王失弓，楚人得之，又何求之？张恨水非常欣赏这位楚王的大度，身在朝廷却有民间智慧，他明白肉烂在锅里的道理。楚王失去的弓，说不定会被某位楚人拾得，知道是楚王的宝物，一定会璧还楚王。哪里需要楚王手下的人兴师动众，私下里寻找呢。

读到张恨水引用“楚弓楚得”的典故，我隐隐感觉到，张恨水是在替屈原惋惜。作为楚国名臣，屈原咋就没遇上这位开明的楚王呢？再说，同样在楚国，都是楚王，差别咋就这么大呢？七言四句，只写了头两句，张恨水便打住了，不再往下写。他觉得话说远了，就此搁笔。